

论南丰傩舞的表演特色及其音乐意蕴

尹勋锋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江西南丰傩舞渊源流长,历史悠久,遗存了大量的远古文化信息,是多元宗教、祭礼仪式、民俗、音乐、舞蹈及面具艺术的复合文化体。其傩舞表演既保留了古代傩舞的特征韵味,又融合了近代民舞的娱乐形式;其傩乐既传承了古傩礼俗精华,又随着时代变化有所创新和发展。在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既要正确地认识它,更要积极地传承、保护它。

关键词:南丰傩舞;表演特色;音乐意蕴

中图分类号:J7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0)02-0148-04

江西位于我国东南,地处长江中下游。公元前355年楚灭越后,江西全境属楚。《汉书·地理志》记载:“楚人信鬼神,重淫祀。”在民俗文化的繁衍传承中,江西深受楚文化影响,崇巫、喜卜、好祀,“十家九傩”、祭祀“跳傩”十分活跃。“跳傩”,实际上是一种祭祀性和娱乐性舞蹈,故称“傩舞”。而江西“傩舞”,又以南丰最盛。学术界对此亦有所研究,但对傩舞的表演形式及音乐意蕴的论述却不多见。笔者拟就此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 南丰傩舞的渊流及其兴盛

南丰傩舞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其起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据清人傅太辉《金砂余氏傩神辨记》载:

汉代吴芮将军封军山王者,昔常从陈平讨贼,驻扎军山,对丰人语曰:“此地不数十年必有刀兵,盖由军峰耸峙,煞气所钟,凡尔乡民一带介在山陬,必须祖周公之制,传傩以靖妖氛。”^[1]

文中“山陬”即南丰军山山麓。吴芮军队在军山山麓传傩,驱邪逐疫,与现在南丰遗存的古傩班集中在西乡军山周围一带相吻合。

由此之后,南丰傩风不绝,且日益兴盛,至清代初期,呈现出繁荣局面,“衣彩衣,戴面具而舞”的竹

马、大傩、和合、八仙及狮舞等不同形态的舞蹈表演遍及城乡。

新春观土牛,以牛首红白等色占水火等灾,以勾芒冠履占寒燥晴雨。官以先日结彩仗,迎春于东郊。乘耒九推,耕于堂上。牛犁之属,供于近郊,岁有定职。复有竹马、大傩、和合、狮子之戏,衣彩衣,戴面具而舞,亦岁有职。皆有所赐于官。官舞竟,则遍舞于民间,旬有余日乃已。……正二月间,又有八仙之舞,则纨绔子弟为之,歌吹连宵达旦,常在民间,不以奉有司。^[2]

不仅演傩迎春,跳傩驱邪,而且跳傩表演,“皆有所赐于官”。据当地一些老者回忆:逢春当天,“‘亦岁有职’,县官打赤脚穿草鞋,扶犁操田”^[3](28页)。傩班去县衙门跳傩,“县官要接待,不跳也要拿香钱”,“例钱一两二钱”^[3](29页)。因而,南丰乡傩得以兴盛。据有关学者调查核实,清末以来,南丰有乡傩182班,其分布状况以盱江为界,两岸包括现紫宵镇、白舍镇、三溪乡、市山镇和琴城镇部分村庄,计85个村委会,有46个大傩班、3个和合班,共49班;东岸包括莱溪乡、双田镇、太和镇、傅坊乡、太源乡、洽湾镇、东坪乡和白舍镇部分村、琴城镇部分村,计91个村委会,有大傩87班、竹马18班、和合21班、八仙7班,共133班^[3](35页)。南丰傩舞之兴盛,由

收稿日期:2009-10-15 修回日期:2009-12-20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十一五”学科共建项目“江西南丰‘傩舞’表演形式及音乐的研究”(09WX230)。

作者简介:尹勋锋(1973-),女,山东济南人,副教授,从事舞台表演和民俗音乐研究。

此可见一斑。

二 南丰傩舞的表演形态及特色

南丰傩舞主要品种有“跳傩”、“跳竹马”、“跳和合”、“跳八仙”等,其表演形态因品种不同而各异,以娱乐舞居多,借娱神而娱人。

傩舞表演大都以节目形式进行。南丰傩舞的节目数量繁多,计有70多个^[3](195页),主要有《开山》、《魁星》、《财神》、《雷公》、《纸钱》、《金刚》、《和合》、《傩公傩婆》、《钟馗醉酒》、《张天师召将》、《孙悟空出世》、《小尼姑下山》、《跳凳》、《借扇》、《偷仙桃》、《观音坐莲》、《捉鲤鱼精》等,其中,以大傩班节目最多。

南丰傩舞的舞蹈语汇为人鲜见。傩谚云:“发怒晃头笑抖肩,手舞足蹈顺一边,快慢缓急看人面(指角色),一举一动合鼓点。”与其他民间舞蹈对称性动作相反,傩舞动作律动不受人体动作规律制约,由于舞蹈表情由面具表情而固定,无法表现多样化,使得舞蹈的另一基本要素——节奏显得更加明显。许多表现英雄神将的独舞和双人舞,都是力度强、速度快、幅度大,具有粗犷豪放、雄健明快的风格。

傩舞的脚部动作与我国古代舞蹈动作“禹步”接近,巫舞特征很浓。南丰傩舞通常有五种巫步、四种手诀。瘸拐病足:双腿稍作弯曲,一瘸一拐,一前一后进行,犹如“禹步”病脚步伐。左右并步,左脚向左脚前方迈一步,右脚向左脚靠拢一步;再右脚向右脚前方迈一步,左脚向右脚靠拢一步;前后接步,脚比着脚走,左右脚相接,像“行云”一样。搭地画讳:在神坛前,天井边以及出殿门后路上,拐弯处都要用右脚搭地画讳,以步伐召役神灵。这种“跳傩”的舞蹈动作规律和步伐方位在南丰的各村落实质是相同的,跳傩的舞台调度也基本统一。此种舞台调度也就是上述的步伐用“走八卦”的方位完成。以跳“四方”为主,或跳“六方”、“八方”。每方要跳完一套动作才能换方,换方跳出后重复第一方的全套动作。方位面向必须背北朝南,也就是先上方后下方,传统的俗语叫“子午向”。“乾”在上,为天为大,象征坚刚,天地为尊,君、父、夫属于此“阳”的范畴;“坤”在下,为地为卑,象征柔顺,故将臣、母、妻纳入此“阴”的范畴。表现女性的舞步是十字碎步,细碎而急促^[4]。

跳傩舞时,舞者的手部动作常出现道教所用的手诀。南丰傩舞的手诀常见的有四种,分别是香火

诀、华光诀、黑暗诀、大金牌。这些晃头、抖肩、钩脚、弯手、诀指、弹腕、顺拐等特异性的舞蹈形态,归结于人类宗教感情和臆想创造的需要。其萌生时无其他舞蹈形态的规范参照,却体现出以形达意的超凡神韵。配以面具与服饰,在傩祭活动中给观众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神鬼情状的经验美学审美效应油然而生。

南丰石邮村乡傩最具典型。笔者采风时,完整地记录了石邮村傩舞表演情形。独舞节目《开山》是大傩班必备的节目,每次都是首演节目。开山是古傩中方相氏衍化之神。表演者面戴开山神面具,右手持钺斧,左手做“香火诀”手势,舞姿粗犷刚劲、徐疾有致。段落动作上有狮子开口、推天门、蹀跳步、单击鼓、双击鼓、磨钺、试钺、观钺、弹诀等,运动时讲究屈圆、缓慢,柔中带刚,刚中含柔。尤其是执斧几招,上劈下砍,左拉右挡,进退蹦跳,显得犷厉、诡谲。《魁星点斗》是安排在《开山》后表演的节目,它隐喻读书人高中榜首。舞蹈形态更是与众不同,魁神右手执笔,左手捧斗,摆臂撇脚,肩腰扭动。舞时交叉出手,缓蹲速起,时而拧身俯瞰,勾腿绕脚,以笔“注斗”;时而立身仰首,伸手运笔,点中试者。其“对斗”、“倒斗”动作,一腿屈膝而立,另一腿弯曲后抬,身子侧探,右臂弯至额前,左手握斗从下慢慢抬起,笔尖对斗,盖缘于“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顾炎武《日知录》),舞蹈亮相构成“魁”字的字意,舞姿刚柔相济,潇洒飘逸。

《纸钱》是石邮大傩班独有的节目。石邮村民说,他们的“纸钱神”一直沿用“纸钱”名称和用纸钱做道具,从古至今从未改动过。纸钱神的面具造型上描绘着金色的烈焰眉毛,这正是“纸钱神”的象征符号。舞姿古拙遒劲,神秘难测。有看凡间、跳灵、生灵、放灵、默灵、介灵、超灵、祝灵等舞蹈动作。手臂运动过程中带有一股内在的梗劲,如“推弹”,有一瞬间下臂推出又急速收回的动作,“香火诀”中的中指、无名指弹出又收回,同时在梗劲中又产生一种反弹力,使推出的臂、弹出的手指能迅速收回原状,给人一种鬼域黠形的神秘感受,这是其他舞种无法表现的艺术氛围。

跳傩舞必穿傩服、戴傩面具,乡民们通过此种手段来达到人、神之间的沟通,创造出神秘莫测、活灵活现的傩世界。这也是傩舞区别于其他艺术的重要特征。自古以来,傩艺人们认为红色吉祥、喜庆、能驱邪气,所以历代跳傩都以红色傩服为主,用红头巾包头。南丰最古朴的傩舞装束是石邮村的红头巾开

襟窄袖衫。此服装衣背后腰开叉,还要围上红花布两幅连缀的长腰裙,戴绿袖套、黄头巾,以此区别于其他村落。上甘坊傩舞表演中的大神都穿红长袍,动作徐缓、洒脱;小神则上身穿杂色马甲,下身穿红色长裤,武打动作激烈、粗犷。此外,罗家堡的傩服与军傩服饰相似,吸收了戏曲服饰特点,威武精神。南丰傩服强调人物角色的性格身份,以红为主,黄、绿相称,从选材到设计都体现了艺人们独有的思维能力和艺术表现力。傩面具是神祇的象征,也是驱疫的符号。傩艺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偶像模拟出一个个具体的傩神。他们以刀代笔,综合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技法,完成千容百面的人物形象^[5]。南丰傩面具多用杨木、樟木、梓木雕刻,讲究明亮新鲜的单纯用色,以红、青、蓝、黄、绿、白、黑为主。面具类型主要有五类:神兽结合类、道释仙佛类、神将军士类、俗神俗人类、动物人格类等。据笔者调查,至今南丰傩面具总计上百种,约为2300多枚,堪称南丰傩艺之瑰宝,也为傩舞增添了无限的艺术魅力。

三 南丰傩舞独有的音乐意蕴

音乐从来就是和舞蹈艺术相生相存。当傩舞与音乐相结合时,傩舞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社会文化空间中进行传播,并以音乐赋予它的独特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受传者,从而使傩舞播之大众,经久不衰。

南丰傩舞音乐分为祭祀性和娱乐性两种。其音乐采用民间熟悉的锣鼓作为主要伴奏音乐。锣鼓的音量较大且气势恢宏,锣鼓一敲,方圆数里都能听到。百姓们认为它有震慑鬼魂的威力,传统的老傩班都选用这种单纯的音乐做伴奏,不仅能表现原始粗犷的性格,而且能为傩祭和傩舞创造出特定的场景与气氛,体现出了傩舞独特的音乐意蕴。

(一) 傩舞音乐的宗教性

这主要体现在傩舞仪式祭祀音乐中。它有其严格的音乐程式。

首先,要“乐声请神”。以传傩时间最久的上甘坊为例,“解傩”和“装跳”前奏乐催神最为典型。晚饭前催神六变(演奏一遍叫“一变”),晚饭后催神九变,后再催一变,“闰年”则共催十七变。每变催神都要敲锣,并向空中放单响爆竹,催请天上各路过往神灵进傩神庙安座。催神后或打夹鼓进殿,或打单锣进殿。

其次,要“祝号通神”。以石邮村等大傩班最为

典型。“跳傩”和“搜傩”之前,圆傩时都要用徐缓的、有节奏的语言向神灵祈祷,以人声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接着要“奏乐迎神”,锣鼓吹打迎接众神。在“解傩”、“搜傩”等逐疫仪式时,人们用高亢的语调呼喊,吹唢呐、击锣鼓、放鞭炮,用混合的噪音驱赶鬼疫。

最后,要“以乐送神”。弟子用夹鼓、大锣、小锣、饶钹、唢呐等奏乐送神^[3](243页)。石邮大傩乐队因其傩舞的原生态性质,伴奏器乐也最简朴,用一扁鼓和一筛锣组成。扁鼓不是堂鼓,是半面鼓,鼓面蒙牛皮。表演者拿在手中用一种弯形的鼓槌敲击鼓面,鼓即发出清脆而震心的咚咚声。筛锣挂在扁担挑子的一端,用锣槌敲击,发出一种低沉浑厚的啾啾声,锣声一响,周围村庄都能听到。用扁鼓做高音乐器,筛锣做低音乐器,可形成对比强烈和粗犷的原始音响。

傩舞的音乐就是用这种单纯的锣、鼓打击乐来完成乐声请神、鼓噪逐疫和以乐送神的宗教性傩仪程序的。打击乐以序奏、尾奏、伴奏和间奏的形式出现,起到烘托气氛、控制节奏、配合演员动作转换的作用,以其轻、重、缓、急等灵活多变的音响效果配合演员的艺术表现。这种简单的乐队配置一直世代相传,从未更改。

(二) 傩舞音乐的世俗性

这主要表现于傩舞音乐的娱乐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南丰的乡民们已逐渐把傩神人格化和世俗化。傩神已不再只具有可怕的神格,而是人神合一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了。傩舞音乐也不单是庄严肃穆的凶神描写,运用的是宽松、幽默、诙谐的世俗描写手法。锣鼓音乐不仅能塑造凶顽、恐惧的凶神形象,也能塑造轻松欢快的俗人俗神。傩舞与民俗相结合,表现出它的丰富内容和实用性。

一般而言,老傩班采用单纯的清锣鼓。乐手2-4人不等。常用的乐器有扁鼓、大锣、堂鼓、碗锣、钹、板鼓等。伴奏时,一种称为“应家什”,即舞者和乐手配合默契,乐手根据舞蹈动作,舞者根据乐手鼓点即兴配合,灵活、实用;另一种是采用简单的曲牌体做伴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曲牌为主,如[长路]、[一字锣]、[三锤锣]等,配合娱乐舞,亲切欢快,耳熟能详。有的傩班在锣鼓类器乐的基础上还加入吹管乐。或是两支唢呐,或是一唢呐一笛子,乐手加至四五人。乐队中鼓和唢呐起主导作用,丰富了音乐表现形式。唢呐采用的曲牌多为[小开门]、[大开门]、[阴阳会]、[茉莉花]等。与锣鼓配合,

热闹激扬,气氛热烈,民俗性强。

与此同时,傩舞音乐还反映出民俗信仰。每逢结婚生子、老人祝寿,都要请傩舞队表演傩舞。这些被称为跳“喜事傩”;小孩生病,求傩神保佑,好病后还原,称为跳“愿心傩”。傩舞角色出场后都跳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体现出道教文化的五行思想。傩舞节目《门神》、《灶神》、《土地》、《财神》、《跳八仙》等都反映了民众带有道教信仰的心理祈盼,傩舞节目《观音坐莲》则反映了佛教信仰的思想。这些舞蹈多采用曲牌体,一个舞蹈一个曲牌,或一个舞蹈采用多个曲牌连缀。如跳娱乐节目《孙悟空》,由[一字锣]、[水波浪]、[长路]、[三锤锣]组合而成。丝竹乐有时也单独演奏,如观音出场用[南北词],与吹管乐演奏还加入曲牌[八板头]、[杨斋曲]、[战盘花]等。傩舞演春,在我国农耕经济区都普遍盛行,人们通过此种形式求傩神保佑生活平安幸福。傩舞节目《二郎发弓》是借农业神兼水神的清源灌口二郎治水,引喻丰产灌溉和求子纳福;《獭捉鲤鱼精》则表现了初春物候,不伤母畜和幼畜,保佑家畜兴旺的愿望。

南丰傩舞音乐从仪式性锣鼓节奏到套用简单的曲牌,最后至观赏性、表演性较强的新傩音乐旋律,以生活为背景,以民族音乐元素为借鉴,使得音乐形态在数代艺人的传承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完善,成为有鲜明地方风格及特殊审美价值的音乐品种。

南丰傩舞表演动作刚劲古拙,音乐质朴,神词、赞诗、符咒、传说故事内容丰富,极具原生态特征。

因此,1996年,国家文化部召开“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命名大会”,南丰县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傩舞艺术)”,成为我国第一个传统傩文化代表;2006年,文化部确定“南丰傩舞”为我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文化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将“南丰傩舞”列入预选名单中。无疑,这对南丰傩舞的传承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一种民族文化若要长久地发展,还需要靠文化的拥有者一代又一代向下延续,一个传统的“根”若要持久地保存,更需要通过社会把这种“根”的触须渗透到一代代人的血脉中。不可否认,南丰傩舞中的一些仪式,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但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将此融入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对提高乡民素养,和谐乡民关系,活跃乡民文化生活,定会大有裨益。南丰傩舞这一珍贵的原生性文化艺术奇葩必将越开越艳,充满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 [1]傅太辉. 金砂余氏傩神辨记[K]//金砂余氏族谱. 民国重修本.
- [2]建昌府志·风俗考[K]. 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
- [3]曾志巩. 江西南丰傩文化:上册[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 [4]王惠云. 论南丰傩舞的舞蹈构成与发展[J]. 上饶师专学报,1995(4):93.
- [5]廖夏林,王春阳. 傩舞的原生态艺术特色——以江西南丰为例[J]. 江西社会科学,2007(12):229.

On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Music Implication of Exorcise Dance in Nanfeng

YIN Xun - feng

(School of Music, Jiangxi Teachers'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exorcise dance of Nanfeng in Jiangxi has a long history and bears much ancient cultural information. It is an arts complex and cultural body of multi-religious and ritual ceremonies, folklore, music, dance and mask art. The exorcise dance retains its ancient flavor characteristics of exorcise dance and fuses modern dance forms of entertainment. Its music not only inherits the ancient essence of the exorcise dance, but also develops with the times. In today's society of continuous progres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understand, inherit and protect it.

Key words: the exorcise dance of Nanfeng;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music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 周声柱)